

数说经济

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行不悖

开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一季度,最终消费支出、资本形成总额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2.8个、0.5个、2.1个百分点,“三驾马车”协同发力,拉动我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。随着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的一系列政策落地见效,强大国内市场潜力不断释放,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。

一段时间以来,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。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,也关系经济安全,不是权宜之计,而是战略之举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,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,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,支撑并带动外部循环。当前,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,全球化遭遇逆流,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,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,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,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。我国有14亿多人口,人均GDP超过1.3万美元,消费结构快速升级,是最具潜力和优势的大市场,同时我国产业体系完整、应用场景丰富,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将引领创造更多市场需求,扩大内需具有广阔空间。
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把“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列为各项工作任务之首,强调使内

国内循环越顺畅,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,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。

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,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、促消费,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,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。近期,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》等政策密集发布,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抓紧落实,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加快疏通。在改革发力、政策加力的共同作用下,消费、投资增速均有所加快。从消费看,一季度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671亿元,同比增长4.6%,限额以上单位中近八成商品零售额实现增长。其中,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.9%,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加快1.9个百分点,为2024年以来月度最高增速。从投资看,我国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,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.2%,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加快0.1个百分点;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.4%,增速

比1月份至2月份加快0.4个百分点。需要厘清的是:强调扩大内需,并不意味着外需不重要,更不是要以内需取代外需,而是要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、共享的市场、大家的市场。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。国内循环越顺畅,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,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。

同样在本周,第五届消博会、第137届广交会相继举办,两大展会参展规模均创下新高。消博会已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,今年共有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企业携4100余个品牌亮相;广交会吸引了来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0万境外采购商,“中国第一展”历久弥新。近年来,我国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,稳步扩大规

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,坚定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,高质量举办进博会、广交会、消博会、服贸会等重大展会,传递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、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强烈信号。一季度,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、贸易保护主义加剧、地缘政治紧张因素依然较多的情况下,我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,连续8个季度超过10万亿元。其中,对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进出口增速高出整体0.9个百分点。

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,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,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,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,我国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。



徐淑芳

让“AI+政务服务”更有温度

屈晓东

近来,从缩短群众获取信息时间到材料登记免填写,再到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,多地开始探索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升级政务服务系统。

人工智能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,正重塑政府与民众、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。这一变革不仅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,更带来治理理念的革新,促使政府决策从“经验驱动”向“数据驱动”转变。

在“AI+政务服务”蓬勃发展的背后,一些问题也引发人们担忧。不少老年人、偏远地区居民,以及缺乏数字技能的群体,在融入“AI+政务服务”体系上存在技术门槛,无法平等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捷服务。同时,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不容忽视。政务数据包含大量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,一旦泄露或滥用,不仅会损害个人权益,还可能威胁国家安全。因此,在持续深化技术应用的过程中,需要把握好价值、安全、制度3个关键维度,平衡好效率与温度,让先进技术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。

价值层面,坚持需求导向,以“便民利企”为指引,深入调研不同群体、不同场景下的服务需求,做到精准施策,避免“一刀切”式的智能化改造。充分考虑特殊群体需求,确保服务普惠包容,让技术应用更有温

度。比如,关注老年人、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的实际困难,保留必要的线下服务渠道,配备人工咨询与帮办服务,保障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政务服务。积极鼓励基层创新,探索符合地方实际、贴近群众需求的政务服务模式,让技术创新扎根服务人民的实践。

安全层面,严守安全底线与伦理规范,做到“装好刹车再上路”。人工智能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,要求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。首先,加强顶层设计,构建“法律法规+技术标准+价值共识”的多维制度体系,明确数据采集、存储、使用、共享、销毁各环节的安全要求。其次,强化技术防护,运用密码技术、脱敏技术、访问控制等手段,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。建立常态化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机制,及时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。

制度层面,加快制定“AI+政务服务”标准体系,确保技术创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技术发展带来的“算法黑箱”“数据偏见”“深度伪造”等问题不容回避,需建立涵盖数据采集、模型训练、内容生成的全流程安全评估体系。应加强对算法的监管和审计,确保算法公平、公正、透明,防止算法歧视和偏见。

(中国经济网供稿)



勾建山作(新华社发)

融合创新发展精准医学产业

尽管发展迅猛,但精准医学产业仍面临一系列挑战。例如,相关的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够,资源共享率较低,科技成果转化有待提高,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需要加强。同时,精准医学产业化涉及数据安全、人群隐私保护等问题,但我国相关伦理法规与监管规范尚不健全,尤其是基因检测等技术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与市场

陶应时

监管,检测公司鱼龙混杂,产品以次充好、虚假宣传现象严重。未来,应坚持问题导向,从多方面施策,推动精准医学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彭欣辉

一方面,产学研融合创新是精准医学产业未来发展重要方向,要实现精准医学的临床突破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,需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,实现战略导向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,从而促进精准医学跨越式发展。需进一步制定产业监管政策与伦理规范,识别、预警并治理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,促进精准医学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伦理风险防范的协调进行。

另一方面,为应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生物医学数据封锁,要从依赖“他山之石”切换到锻造“本土利器”,推动全国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共享数据资源,引导资本重点支持本土数据库建设和工具研发。与相关国家建立新型数据共享机制,在开放创新中取得更大突破。

最严动力电池安全令

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《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安全要求》(GB38031—2025)日前发布,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。新规将动力电池“不起火、不爆炸”改为强制性要求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动力电池安全令”。动力电池安全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议题。新规实施后,将倒逼车企重新设计电池包结构,强化底部防护盒热管理系统,进一步提升电池安全性能。接下来,车企、电池厂商与监管部门需协同构建防护体系,通过强化极端工况验证、推广电池健康度云端监控等手段,提升风险预判能力。唯有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并行,才能推动电动汽车在安全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(时锋)

洞见

引普惠金融活水滴灌千企万户

李若愚

前不久印发的《关于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指导意见》明确了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,要求“完善多层次、广覆盖、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”。当前,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快速发展,对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等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的覆盖率、可得性、满意度明显提高。

政府推动下的普惠金融供给有效弥补“市场失灵”。就理论而言,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注重效率和盈利性。在更强调公平的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,市场驱动下的金融供给无法满足小微企业、农民、城镇低收入人群的需求。我国政府推出的加强普惠金融供给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安排,将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对这些存在“市场失灵”的领域进行滴灌。

在实施相关政策层面,中央财政安排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。央行运用针对“三农”、小微企业的支农再贷款、支小再贷款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,对小微贷款占比高的银行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率。金融监管部门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,放宽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。在改革试点层面,经国务院批准,央行牵头,在河南兰

考、浙江宁波、江西赣州和吉安、福建宁德和龙岩等多地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,为解决一些普遍性的痛点、难点探路。在健全配套设施层面,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,出台小额贷款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,优化普惠信贷尽职免责监管制度等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,建成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,建立健全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,深入推进“信易贷”工作等。

科技手段显著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。随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快速发展,我国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。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,呈现出共享、便捷、低成本、低门槛等特性,催生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模式,与传统普惠金融形成优势互补。近年来,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创新,在精准营销、智能风控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,改善了普惠金融服务的适配性、便利度和可得性。在政策和科技的“双助力”下,金融机构一方面在产品创设上做“加法”,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;另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下推动普惠贷款利率下降,在融资成本上做“减法”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,

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均将“大力提振消费”列为当前要抓好的重要任务。近来,我国不断加大扶持力度,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提升农村基础设施、优化农村市场环境等措施,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。

当前,我国农村新型消费潜能加速释放。数据显示,2024年,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66729亿元,同比增长4.3%,增速高于城镇0.9个百分点,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6.4%,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幅达15.8%。随着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村大规模应用,新消费业态、消费模式、消费场景加速向农村渗透,新的消费增长空间正在形成。不过也要看到,我国农村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,市场扩容与提质升级仍面临诸多制约,需聚焦“能消费”“敢消费”“愿消费”,多措并举提振农村消费。

瞄准“能消费”,拓宽农村居民增收路径。提振农村消费,根本要靠增加农民收入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。要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,因地制宜做好“土特产”文章,将得天独厚的农业、文化、生态等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,使田间地头的“绿叶子”变成百姓口袋的“金票子”。例如,贵州麻江县依托蓝莓种植优势,构建集品种研发、种苗繁育、种植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,打造了“麻江蓝莓”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带动农民就业增收。要积极探索共享旅居新模式,促进农民增收。

破解“敢消费”,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信心。让农村居民“敢消费”,关键是营造良好消费环境,消除其“后顾之忧”。要规范农村市场秩序,健全农村市场监管机制和城乡协同监管体系,严禁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农村集贸市场。例如,辽宁通过开展全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,聚焦食用油等农村消费量大的农产品,针对食品生产企业、农贸市场等场所,重点整治知假造假等问题,严厉打击“三无”、山寨、过期食品及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,有效破解了农村市场治理难题,营造诚信消费环境。要优化农村市场售后服务体系,推动家电品牌加快在农村地区布局售后服务网点,落实售后上门服务机制,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,确保城乡售后同标同质。推进农村消费维权体系建设,畅通投诉渠道,优化流程、提高效率,在乡镇、农贸市场、行政村布局基层维权站点,实现“就近投诉、就地维权”。

聚焦“愿消费”,提升农村消费服务和品质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、消费理念革新及消费结构升级,大大提升了对消费服务和品质的要求。大力丰富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,优化商业资源配置,发挥商业连锁和供应链优势,鼓励日用消费品、家电、家居等连锁品牌企业下沉供应链,提供直供直销、集中采购、共同配送等服务。例如,浙江温岭籍横镇打造乡镇级CBD锦悦城,建设商业综合体,让村民无需进城即可享受便捷购物体验。着力完善乡村快递配送体系,提升县城配送效率,构建高效物流生态,打通农村消费“最后一公里”,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供坚实支撑。例如,借鉴河北“城乡公交+邮政快递”模式,通过建成5927个客货邮融合站点及568条线路,共享运力资源,辛集、丰南等地基本实现“镇镇有网点,村村通快递”。探索培育农村消费新场景,依托5G、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乡村商业网点智能化升级,构建“线上下单+线下体验”模式,发展“网订店取”“生鲜直送”等服务,全方位提升农村居民消费体验,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。

截至今年2月末,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.9万亿元,同比增长12.6%,较各项贷款增速高5.7个百分点。今年前两个月,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.03%,较2024年下降0.33个百分点,自2018年以来累计下降3.9个百分点。

我国普惠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业务可持续性问题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世界性挑战。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仍存在发展不平衡、科技应用待加强、风险防控水平待提升等问题。经历了10余年的增量扩面,我国普惠金融需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2023年10月份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明确了未来5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,并进行了一系列部署。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推进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。政府要坚持政策引领,强化普惠金融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协同,不断完善基础设施、制度规则和基层治理,推进普惠金融治理现代化。发挥好市场作用,促使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,通过良性竞争在各类金融机构间形成层次分明、优势互补、错位竞争的发展格局。

(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、正高级经济师)